

# 幸福的追尋乃發展之道\*

葉保強\*\*

## 摘 要

本文以國家幸福為主軸，說明這個理念及相關的計量準則的重要性，簡介一些與幸福有關的計量系統，及三地在這個領域的發展近況，探討追尋國家幸福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問題。同時，本文簡述制定國家幸福政策。

**關鍵詞：**幸福、國家幸福、幸福指標、幸福計量系統

---

\* 本文部分內容取材自曾於 2007 年 11 月兩岸三地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國家幸福的追尋與計量」論文。

\*\*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 一、導言——國家幸福的理念

近年全球社會對什麼構成現時地球上 70 億人口的美好生活展開了廣泛的討論，其中一個重要議題是——分散在全球的 190 多國家或地方的人民要過著那一種生活？生活在什麼的政治、經濟、社會、或生態環境下才算是美好的生活？「國家幸福(良好狀態)」(well-being of nations) 這個理念企圖將這個議題聚焦。國際組織的官員、各國的政治領袖、政策官員、研究人員與及非政府組織的領袖對這議題雖各有不同的看法，但逐漸形成了一個共識：現時流行的量度國家發展的準則——國內生產毛額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無法客觀展示人民的幸福，因此要發展另一計量準則及系統，來更完備及客觀地呈現人民幸福的各個方面。本文以國家幸福為主軸，說明這個理念及相關的計量準則的重要性，簡介一些與幸福有關的計量系統，及三地在這個領域的發展近況，探討追尋國家幸福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問題。

## 二、追尋幸福的案例——不丹與加拿大

2005 年 10 月在加拿大新蘇格蘭省 (Nova Scotia) 的聖法蘭西斯西菲亞大學 (St. Francis Xavier University) 舉辦了會議，議題是國家與人民幸福的關係。與會者包括了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統計學家、企業領袖及政府官員，從不同的角度探討國家如何可以促進人民的幸福。會議的主要目標是檢討現時流行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幸福 (well being) 觀念，重新提出一個內容更為豐富的幸福觀念。與會者都一致認為主導二十世紀的幸福觀念太過重視物質及消費，製造了很多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不良的後果，威脅著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的發展。與會者的共識是，二十一世紀需要一個嶄新的幸福觀念，更全面地照顧到真正對人類有價值的東西，作為政府施政及規劃未來的重要指引。追尋幸福的國家中，除了一些先進的國家如加拿大及紐西蘭外，還包括了貧窮的小國不丹。

1972 年不丹當時剛登基的國王王卓（King Wangchuk），深感落後國家的面對問題之如此棘手，主要原因是那些國家只關注經濟發展，而對國家發展其他重要的地方忽視掉了。於是，國王向政府官員提出挑戰，要求他們研究制定一個量度國家發展的準則——國民幸福總值（National Gross Happiness），來取代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這個普遍被使用來量度國家經濟狀況的指標，並以此準則作為國家發展優先次序的準則，規劃發展藍圖及制定相關的政策。不丹人的幸福觀跟西方富裕社會的人民的想法不同，不丹人的幸福包含了很多西方觀念沒有的東西，物質的快樂只佔一小部分，而跟自然及其他國民保持和諧在不丹有相當的分量。不丹人信佛，幸福觀念自然受佛教影響，非佛教國家不見得容易接受這種幸福觀念。

不丹之外，其他的先進的富有國家如加拿大及紐西蘭都有類似的政策及活動。加拿大政府及學界近年正研制一個國家幸福指標——加拿大幸福指標（Canadian Index of Well-being, CIW）——目的是要對國家的幸福做一個較完整及全面的表述，因此會在經濟要素之外加入其他重要的因素，以充份反映一個健全國家所應有的元素或性質。<sup>1</sup>通過這個指標，國民可以對國民的整體幸福有一個通盤的認知——他們現時的處境比以前的處境究竟變好還是變壞？要回答這個問題單靠經濟方面的指標，如國內生產總值，顯然是不足的，國家的其他面向要加入是自然不過的事了。一個適當計量國民幸福的指標，有效地將對人類及自然有益的因素跟那些有害的活動區分開來，用來反映國民的真正的生活品質，及協助維護自然資源的保育。此項法令責成有關機構要制定及定期出版一組有關國民、社區及生態系統的經濟、社會及環境各個面向的幸福的指標。指標包括 64 個指標分佈在 8 個領域：民主參與、社區活力、生

---

<sup>1</sup> 全國參與這項計劃的包括了加拿大各省的專家學者及有關機構，包括 Statistics Canada, Health Council of Canad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Living Standards, Environment Canada State of the Environment, Canadian Policy Research Networks Quality of Life Indicators,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ern British Columbia (BC), Sustainable Calgary (Albert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nitoba), University of Ottawa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Health。

活水平、國民健康、環境、教育、時間使用、休閒及文化活動。簡言之，加拿大幸福指標是用來量度公民的整體的生活品質。其實，加拿大國會在 2003 年通過了一項名為「加拿大幸福量度指標法」(Canada Well-being Measurement Act)，協助推動建立國家幸福指標的研制與執行。<sup>2</sup>法令的精神是，政府所要計量的東西，應是國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若只計量金錢的交流（國民生產總值），便會造成施政的偏差，環境品質、社會質素及文化元素便會受到忽視。相反地，若政府對環境社會文化品質等項目同樣視為進步的元素，就會重視它們甚至給予適當的計量，在制定政策時便不會輕忽它們。受到這些國家的啓示，法國、英國及日本最近亦相繼開始構建國家幸福指標。馬英九政府在總統大選獲得連任後亦宣示要在 2012 年底公佈台灣的幸福指標結果，追尋幸福之風似乎勢不可擋。

### 三、為何要制定國民幸福指標？

GDP 這個計量準則是計算了在一國家的一段時間內所生產出來的產品及服務的總和（並沒有計算這些產品及服務被用到其他生產輸出的數量），這些產品服務包括了消費產品服務、政府服務及投資產品，GDP 是一項包含相當廣泛的量度準則。撇開其中不少的技術問題，就算在計算經濟狀態下 GDP 這個量度準則會遇到一個重要的問題。在計算 GDP 時，每一項目有相對價格及加上權重。在市場交換中，價格反映了生產者的邊際成本及消費者的邊際效益，產品的價格是消費者對要購買的產品的價格願意支付的金錢。相比之下，政府對人民提供的服務，尤其是教育及醫療，所帶給社會的效益則難加以計量。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難以計量的項目卻對經濟非常重要。

---

<sup>2</sup> 這項法案的國會議員佐敦（Joe Jordan）在 2000 年 3 月 27 日向國會提出，並陳述了草擬這項法案的背景及法案之目的。

人民幸福的許多面向是 GDP 所沒有計量到的。例如，當環境污染嚴重，令國民生病，要接受醫療，醫療費用就會算進了國內生產毛額，國內生產毛額會因此而增加，但人民的健康卻剛好相反！同樣的道理，社會治安不佳，家家戶戶經常失竊，人民要增購防失竊設備、重新補回被偷的財物、被捕的小偷在法院受審及被關到獄中，這些的成本都成爲了國內生產毛額的一部分。再者，嚴重的天災所造成的財物及人命的損失，保險公司要做賠償所付出的巨額金錢，會令 GDP 的總數飆升。問題是，這些令國內生產毛額數字上升的項目並不會爲人類帶來幸福，而是人們痛苦及生活緊強的來源。此外，GDP 完全沒有將志工工作、沒有給付的工作、閒暇時間的價值，及自然環境資源計算在之內。由此可見以國內生產毛額之升降作爲反映國家幸福高低是何其的誤導了。

爲了提供一個更完備的計算系統，有人就提出另類的量度準則，如本國淨生產（Net Domestic Product）或國家所得（National Income）。除此之外，聯合國近年制定的人文發展指標（Human Development Index）是一個較廣及較能將幸福其他重要的項目都計算在內的量度準則。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研究幸福，包括經濟上的幸福與一般的幸福的關係（Osberg and Sharpe 2002b; Osberg and Sharpe 2003），<sup>3</sup>人文資本及社會資本跟國家幸福的關連（OECD 2001）等。

一個較爲完備地辨認、紀錄及評估人民的生活滿足程度的計量系統，應符合以下的條件——（1）避免 GDP 將所有問題都混在一起所引起的偏差，這個系統應能將國家在可以避免發生的問題上（如污染、治安敗壞）所花的費用，跟在有價值的東西上花的費用兩者區分開來。（2）作爲一個收支平衡財務表，表述產品從自然中製造出來後所導致的資源耗損。（3）認定及計算如養育子女、照顧老人及自願社區工作這些沒有給付的工作。（4）提供資源帳目（resource account）及污染存庫（pollution

---

<sup>3</sup> L. Osberg and A. Sharpe, "The Index of Economic Well-being' Indicators," *The Journal of Social Health* 1 (2002): 24-62; L. Osberg and A. Sharpe, "Human Well-being and Economic Well-being: What Values Are Implicit in Current Indices," *CSLS Research Report Number 2003-04* (2003).

inventories)，紀錄社會的生態健康。(5) 紀錄及監督其他的幸福項目，包括產品的耐用性、就業滿意情況、所得分配、罪案、教育品質、醫療品質、壓力、閒暇及其他對幸福有重要關連的項目。總之，人類社會現時需要新的理念及準則，來客觀及全面展示人民生活的狀態，及以此作為計劃及評估國家發展及治理的準則。

## 四、有關幸福的計量系統

幸福不單只是一個觀念，同時是可以計量的。依這個認識，學者專家在過去二十年制定了一些有關幸福的計量系統。這些計量系統，不一定用「幸福」這個名詞來表述，而是用如「生活品質」、「人文發展」、「社會進展」等名詞來表述的計量對象。這些理念雖然不盡相同，但涵義有很大的重疊。這一節簡要介紹一些主要與幸福相關計量系統(Well-being related measures)(Hagerty et al. 2001)。<sup>4</sup>

### (一) 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指標(WHOQOL)

世界衛生組織制定的生活品質指標的內容很廣泛，包括了一個人的身體健康、心理狀況、獨立層次、社會關係、個人信念及他們跟自然環境的重要面向的各種關係，包含了個人對這些方面及生活其他面向的看法。生活品質包括了 6 大領域——身體、心理、獨立層次、社會關係、環境及精神。生活品質指涉一個包含在文化社會環境脈絡之內的主觀評估，即，人們在文化及價值系統內就他們的目標、期望及關心事項之下對自己生活狀態的判斷。

---

<sup>4</sup> M. R. Hagerty, R. A. Cummins, A. L. Ferriss, K. Land, A. C. Michalos, M. Peterson, A. Sharpe, J. Sirgy and J. Vogel, "Quality of life indexes for national policy: Review and agenda for research,"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55 (2001): 1-96.

## （二）經濟幸福指標（Index of Economic Well-being）

這個指標的理念是——社會的經濟幸福／良好狀態建基在平均消費流量的水平、生產物品的總體累積、個人所得分配的不平等及對未來所得的不安全性之預期。加諸在指標不同成份的加權，視乎不同觀察者的價值會有所改變。指標的 4 個成份是——每人的有效的消費流量；社會累積的生產資源存量的淨值；貧窮及不平等；及跟失業、疾病、家庭破碎及老年貧窮而來的經濟不安全。

## （三）聯合國人文發展指標

### （United Nation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

這個指標（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0）由 3 個基本變項——壽命、知識及所得——所組成。每一個變項有最高及最低的數值，每一個變項的最高及最低數值被選出來後，用一個計算公式將之變為由 0 到 1 的值，然後取其平均值，即人文發展指標 HDI。壽命是指由出生起算的預期生命期，是就這一參照年起計到死亡之間的人們的平均壽命。知識變項是包含了成人識字率及成人人口入學的年期。人文發展這個觀念反映了人們選擇的擴大過程。人們所必需的東西包括了一個頗長及健康的生命，獲取知識及能取得資源支持一個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這個涵義逐漸擴大到包括其他領域，如政治、經濟及社會自由，與創造力及生產力，個人自尊及人權等範圍的選擇。

這個指標有一明確的政策目標——評估發展趨勢及國與國之間的比較，同時提供一個時間序列來監測走趨。指標的優點包括它以一個數字來表述，其所包含的 3 個領域亦是以數字表述。指標雖然沒有包含人類生命的所有面向，但所納入的都是生命中重要的面向。指標只陳述客觀的量度，沒有加入主觀的量度。這指標的不足是，對政策改變的反應緩慢。例如，一個計劃的執行及其反應之間的時間差。

#### (四) 咸明斯生命品質量表

##### ( Cummins'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Life Scale )

這計量系統包含了 7 個領域——物質幸福、健康、生產力、親密關係、安全、社區及情緒幸福。每一領域有 3 個客觀量度及 2 個主觀量度，每個領域的 3 個客觀量度的數值是可以加起來的，而 7 領域的相加值取得單一的客觀幸福數值。每一領域的一個主觀量度是一個滿意的量度（分 7 級），其他則是重要性量度（分 5 級），滿意度與重要性兩數字的乘積是該領域的主觀數值，而 7 項乘積加起來得到一個單一的主觀幸福的量度值。這 7 個領域捕捉了在 32 個研究所報告的領域的 83%，很好的證明計量系統的有效性。

#### (五) 麥高諾北美洲社會報告

##### ( Michalos' North American Social Report )

這報告對加拿大及美國從 1964 到 1974 年之間的生活品質作比較，用了 12 個領域 126 項社會指標。這 12 個領域包括人口結構；死亡；疾病；健保；犯罪與執法；政治及組織；科學與科技、教育、娛樂；自然環境及資源；運輸及通訊；居住；經濟及道德；及社會習俗等。每一個指標都有每年的實數值及流動值，實數值是指一個指標的現時的數量（如現時的暴力罪案率），而流動值是現時實數的改變。

#### (六) 狄納基本及高級指標

##### ( Diener's Basic and Advanced Index )

這個指標（Diener 1995）有兩個成分指標——基本生活品質指標及高級生活品質指標，以客觀的生活品質準則來衡量不同國家的狀態，但只有高級指標內同時包含了一項主觀指標。「基本」、「高級」這兩個名詞是指分別應用到發展中國家及已發展國家的量度差別（scales'）



differentials)。指標採用了一組跨文化的普遍價值 (Schwarz 1992)，<sup>5</sup>包括自我紀律、社會正義、享受生活、成功、環境保護。這些價值代表了人類的 3 個普遍的要求——滿足生理需求、協調式的社會互動、群體的生存及福利需求。以這一組價值為基本建立了 7 個領域——層級、控制、情緒自主、知性自主，平等主義承擔、和諧、及保守主義，這 7 個領域各包含 2 個變項，一個變項納入基本指標，另一個變項納入高級指標。前者是用來表示如生理需求及安全等較低層次的需求，後者則表示例如尊重及幫助他人等較高層次的需求。換言之，每一指標都包含了 7 個變項。將這 7 個變項的每一個標準化的值相加起來得到一個數值。

## (七) 美國人口幸福指標

### ( The American Demographics Well-Being Index )

指標報導了由 1996 年 2 月到 1998 年 12 月的數據，雖然指標包含的年度由 1990 年 4 月到 1998 年 7 月。指標用了 5 個複合指標來展示人民的幸福。這套指標由綺色佳大學 (Ithaca College) 的 Elia Kacapyr 教授研發出來，由他維護及做報告，每月公佈結果。

這 5 個複合指標包含消費者態度、所得及就業情況、社會及自然環境、休閒、生產力及科技等，5 個指標由以下的 11 個基本指標組成 (每個都有加權)：

消費者態度——消費者信心指標、消費者期望指標

所得及就業機會——每人真實可使用的所得、就業率

社會及自然環境——頻危物種數目、罪案率、離婚率

休閒——168 小時減去每周工作時數、每人花在休閒的真實支出

生產力及科技——每單位勞動力的工業生產、每單位能源的工業生產

---

<sup>5</sup> S. H. Schwarz, "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 in M. Zanna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5 (Florida: Academic, Orlando, 1992).

## （八）荷蘭生活環境指標

### （ The Netherlands Life Conditions Indicators ）

指標由荷蘭社會及文化規劃辦公室制定，目的是要反映那些政府政策可以影響所及的領域的情況。指標在 1974 年推出之後，每年都有報告。這個指標以一個單一指標來表述（1997 年的值是 100），包括了以下領域——居住、健康、購買力、休閒活動、流動性、社會參與、體育活動、假期、教育及就業。

## （九）德國社會指標系統（ German Social Indicator System ）

德國在上世紀 70 年代中期制定一個社會政治決策及指標系統，內容包括了社會指標系統，自 1978 年以來，指標不斷地更新及由社會指標部作進一步的擴展。最新的版本包含了 13 項生活領域——人口、社會經濟地位及主觀階級認同、勞動市場及工作生活、所得及所得分配、產品服務的供應及消費、運輸、房屋、教育、健康、參與、環境、公共安全及犯罪情況、休閒與媒體消費。

## （十）紐西蘭幸福指標

紐西蘭量度國家幸福的 9 個領域包括健康、知識技能、有薪資的工作、經濟生活水平、公民與政治權利、文化認同、自然環境、安全、社會聯繫。每一領域內，以不同的指標來陳述重要的面向。紐西蘭將國家的好狀態的各個面向在每年出版的《社會報告》公佈，利用這份報告，人民及政府可以除了了解最近的幸福之實情外，同時可以了解及監察整個國家及不同的族群的一些重要狀況的趨勢。

## （十一）社會進步加權指標

### （ The Weighted Index of Social Progress, WISP ）

這指標由美國學者艾提斯（Richard Estes）在上世紀 70 年代制定的。社會進步加權指標要量度不同社會的幸福。這套指標包括了 40 個

指標，分爲 10 個領域——教育、健康狀況、婦女地位、軍費支出、經濟（包括就業及所得分配），人口結構、環境、社會動亂（social chaos）（政治權利、貪污、戰犯、難民）、文化多元、及社會福利等。人口超過 100 萬的國家都是調查對象。

艾提斯的另一個調查是針對上世紀 90 年代各國的社會進步狀況。根據其指標被調查的國家被分爲 4 組，得分最多的第一組（WISP > 100）包括了北歐國家。跟著的第二組（91-100）是富有的西歐國家，及匈牙利。雖然美國人均的所得是最高的，卻被排在第三組內（81-90）。原因是美國的貧窮率非常高及社會服務嚴重不足，就所調查的國家中只有蘇聯的貧窮率高過美國。

最新的一個調查將包括了 2000 年的數據。這個指標的特色是加權，而加權本身涉及調查者的價值判斷。不同指標的選擇及不同的加權都反映了價值。而這些價值的正當性會是引起爭論的重點。

## （十二）幸福地球指標（Happy Planet Index, HPI）

指標由英國的新經濟基金會（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NEF）制定，目的是計量人們在沒有破壞地球的狀況下的壽命及幸福日子。指標綜合了生命預期壽命、人們生活滿意調查及對自然資源消耗（能源及土地等）的數字。這個指標放重在自然環境上，因此接近地球赤度的國家如哥倫比亞及哥斯突尼加等得分較高，德國排行 81 而美國則在 150 位。

## （十三）英國的國內進展計量

### （Measure of Domestic Progress, MDP, UK）

這個計量系統是從經濟指標（內容包括消費者支出等）中扣除社會成本（包括不平等、意外事故、犯罪情況、家庭崩壞）及環境成本，自然資源消失等面向。根據這個指標。英國在上世紀 70 年代中期的得分達到頂，跟著就下降到 80 年代中期而一直未能再回頂端。

#### (十四) 真實進步指標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GPI)

這套指標由美國私人研究機構「重新定義進步」(Redefining Progress)所制定。GPI 指標類似英國的 MDP, 包括個人消費加上家務的價值, 固定投資的淨值及消費耐用物品服務的值, 上下班交通, 濕地消失, 非再生資源的消失及其他的成本等。若跟同期的 GDP 相比, 美國的 GPI 自 1980 年是長期滯留不進, 但 GDP/capita 卻有 55% 的增幅。

#### (十五)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生活質素指數 (CUHK Hong Kong Quality of Life Index)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在 2003 年編製了「中大」香港生活質素指數, 用來分析及評估香港的生活素質。由 2003 年起, 每年公佈一次數據。「中大」香港生活質素指數是一個合成指數, 由 3 組分類指數, 合共 21 個指標組成, 包括: 壓力指數、生活滿意程度指數、新聞自由指數、報紙批評指數、政府表現指數及經濟現況指數。其餘 15 個指數的數據, 均取自政府及有關機構。

### 五、兩岸三地有關幸福的活動

兩岸三地近年分別展示對與幸福相關議題的關注。香港自 1980 年代後期開始展開對香港的生活品質的調查及研究, 其後組成了一個來自大學的學者專家的研究團隊, 執行「社會指標」長程計劃, 對香港人的生活品質作定期調查研究並公佈調查報告。社會指標計劃所涵蓋的領域及各領域內的指標, 隨著時間的變遷有著變化, 但大致上都包括了構成香港社會中重要的面向, 如家庭生活、社會網絡、社會福利、居所、健康、閒暇、工作、社會流動、人民對政治及法律的看法等。換言之, 現代社會中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面都包括在社會指標之內。上文提及的中文大學學者專家制定的香港生活質素指數是這方面的最新發展。

中國大陸方面，近年媒體經常報導各式各樣的「幸福指數」調查結果，「國民幸福」、「人民幸福感」、「人民主觀幸福」、「幸福指數」等名詞逐漸在社會上流行起來，國民幸福及幸福指數成爲社會的熱點。中國社會科學院最新的調查顯示 2005 年有 72.7%的城鄉居民表示生活幸福，這個數字比 2004 年下降了 5 個百分點。其他的調查機構，包括中國社會調查所的調查都發展貧窮跟人民幸福有密切的關連——55%城市居民及 66%的農村居民認爲貧窮導致不幸福。（新華網 2006/07/27）另一方面，中國社會調查所的 2005 年調查顯示，47.6%居民對生活表示滿意，比 2004 年上升了 8.7%。這次調查用了 6 個綜合指數——職業聲望、幸福感、家庭生活、安全感、社會保障和社會參與等指標來計量居民對生活的滿意程度（新華網 2005/12/31）。學術方面，相關的研究包括研制居民主觀幸福指數，對城市居民的幸福調查（邢占軍 2002, 2004）。<sup>6</sup>

政府方面，國家統計局近年正研究制定一套相關的幸福指數，表示國民幸福已受到國家的關注。同時，北京市統計局亦在研制有關的指數；此外，山東省及深圳市分別開展了市民的幸福調查。（新華網 2006/09/21）<sup>7</sup>

近年中國的經濟的高速發展帶來了嚴重環境污染及貧富差距問題，已引起政府的深切關注，及認識到只重視經濟增長而忽略環境保育及社會發展是有偏差的，醒悟到國家要長治久安，社會要和諧安穩，必須將保持經濟增長及提高人民的幸福兩者取得平衡。一些較全面紀錄國家平衡發展的理念及計量工具，如幸福指數及其他相關國家發展的計量準則就應運而生。

社會上，人們對經濟發展與人民幸福之間的關係展開了討論——經濟發展是否帶來人民幸福的提升？以國民生產總值或國內生產毛額等

<sup>6</sup> 邢占軍，〈中國城市居民幸福感量表的編制〉，《香港社會科學學報》23（2002）：151-189；邢占軍，〈城市居民的主觀幸福感影響因素〉，《新東方》11（2004）：19-24。

<sup>7</sup> 2006 年 9 月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在記者會公佈，將會推出幸福指數、人的全面發展指數、地區創新指數及社會和諧指數，以回應國家發展的需求。

計量指標來呈現國家發展是否夠全面及客觀？這些常用的經濟指標能否客觀反映人民真正的生活品質？能否同時呈現人民的幸福？參考了外國的研究成果，人們開始質疑純用經濟指標來計量國家發展的客觀性。

台灣方面，有關方面近年亦有類似的活動。例如，人們熟悉的與幸福有關的「痛苦指數」由失業率及通脹所構成，雖然沒有用「幸福」這語詞但仍可算是一種粗鬆的偏向經濟的幸福指標。其他的主流商業雜誌做的調查是直接用「幸福」這個名詞的。《天下雜誌》在過去幾年都會做「幸福縣市調查」及公佈結果，主要是採用一些客觀的指標作為評比的準則。幸福調查所採取的指標包含了 5 大領域——經濟力、環境力、廉能力、教育力、社福力，5 領域包含了共 37 個指標。除了一項指標詢問被訪者對所屬城市施政滿意程度是屬於主觀指標外，其餘的指標都屬於客觀指標。《遠見》所做的調查，亦是與幸福相關的。

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於 2006 年 8 及 9 月期間做了一個幸福調查，發現民眾的幸福分數平均為 6.8 分，但有接近 5 成受訪者表示「不夠快樂」，特別是個人對未來經濟情況感到憂慮，及對未來一年的台灣表示不盡樂觀。中華經濟研究院受經建會委託編製「國民幸福毛額」，包括了 4 大類指標——1.公平及永續的社會經濟發展，以計量包括民眾家庭經濟狀況、經濟機會與市場公平、社會福利與永續發展等；2.文化價值提升，包括教育程度、文化及媒體水準與宗教自由等；3.自然環境保護；4.優良治理，包括社會安全、平均壽命及政府施政等（聯合報 2007 年 1 月 22 日，A12）。<sup>8</sup>

學術研究方面，有關於台灣人在不同的領域下的幸福感（Tsou and Liu 2001），<sup>9</sup>也有關於華人社群中的職場幸福（Ip 2006, 2009a, 2009b）

<sup>8</sup> 這套國民幸福毛額及 2006 年的國民幸福調查報告均未公開發表，人們只能從報章上得知這個消息。

<sup>9</sup> Meng-wen Tsou and Jin-tan Liu, "Happiness and Domain Satisfac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 (2001): 269-288.

的研究。<sup>10</sup>本人 (Ip 2007; 葉保強 2007) 在 2007 年的 4 月 5 月期間做了一個台灣人民對幸福的看法及對個人及國家生活幸福程度的調查, 部分調查結果在 11 月 10 日的國家與幸福國際研討會上作學術報告。本人其他有關幸福研究的成果, 包括有關華人幸福觀兼具理念及實證成份的研究 (Ip 2011),<sup>11</sup>以及將幸福連結到商業倫理方面的論述 (Ip 2010)。<sup>12</sup>

## 六、討論——與幸福有關的問題

本節討論兩個與國家幸福有直接關係的問題——價值與幸福的關係, 及國家幸福與政府治理準則。

### (一) 價值與幸福

不同國家所採用的幸福計量系統無疑受其文化中的幸福觀念及所伴隨的價值所影響, 因此, 什麼是國民的幸福肯定受到這幸福觀及相關的計量準則的影響。不同國家的人民對什麼是幸福有明顯的差異, 例如, 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先進工業國家會將物質生活的滿足感視為幸福的很重要的元素; 相比之下, 不丹或印度這些國家會將精神生活的滿足給予優先的位階, 其餘的國家可能將物質及精神的滿足的比重作各式各樣的安排。這些優先次序的排列都受到相關價值如物質主義、精神主義、效益主義、德性主義等價值觀的影響。這些建基在不同價值觀上的幸福觀都會直接影響相關的幸福計量準則的構建, 及依這些準則而來的

---

<sup>10</sup> P. K. Ip, "Workplace Well-being in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ties - Towards a Construct," in P. K. Ip (e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Wellbeing of Nations - A Cross-Cultural Dialogue* (Jhongli: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2006a), S3-1, pp.1-32; P. K. Ip (e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Wellbeing of Nations - A Cross-Cultural Dialogue* (Jhongli: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2006b); P. K. Ip, "Well-being of Nations -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 91 (2009a): 1-3; P. K. Ip, "Developing a Concept of Workplace Well-being for Greater China," *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 91 (2009b): 59-77.

<sup>11</sup> P. K. Ip, "Concepts of Chinese folk happiness," *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 104 (2011): 459-474.

<sup>12</sup> P. K. Ip, "Business Ethics and Well-being of Nations, Is there a Connec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95 (2010): 97-110.

幸福狀態的陳述。因此，某一國家依幸福計量準則取得很高的排名，卻可能在另一幸福計量準則下取得很低的排名。例如，幸福地球指標的計量會將很多流行的計量結果倒轉過來。反之亦然，在這個指標下排名很前的可能在別的計量準則下被排到後面去。

雖然文化及價值影響了人們對幸福的看法，不同國家各有不同的幸福觀，問題是，這些不同國家的幸福觀是獨一無二，無法比較的？還是可以互相比較？是否有一套跨文化的幸福觀？由此引伸，不同國家的人民的幸福狀態是否獨一無二，還是可以互相比較？一種跨文化的幸福狀態是可以共同存在不同國家的人民身上？

## （二）客觀幸福與主觀幸福

上文討論過的一些指標，有些是採取客觀的指標，包括失業率、通脹、自殺率等來計量人民幸福狀況的，有的則採用人民的主觀滿意感來計量國家的幸福情況，有些計量系統則混合了兩者。究竟那一類的計量系統是最合適？這問題當然不容易回答。不過，回到幸福的基本面，也許可以提供一點指引。基本上，一個國家或地方的幸福應包含兩方面——（1）該國家或地方的實際情況，及（2）該國家或地方的人民如何利用這些條件來生活，後者包含了人民對所居住的環境的想法及感覺，以及他們實際的行為。就兩大方面而言，有四個不同的狀況。（1）人們的生活條件良好，人們都正確地認知及感受到這些條件，並對它們表示滿意，同時會作出適當的行為。（2）生活條件惡劣，人們都正確地認知及感受到這些條件，並對它們表示不滿意，同時會作出適當的行為。（3）生活條件惡劣，人們都錯誤地認知及感受到這些條件，並對它們表示滿意，同時作出不適當的行為。（4）生活條件良好，人們都錯誤地認知及感受到這些條件，並對它們表示不滿意，同時作出不適當的行為。（Michalos 2006: 2-3）<sup>13</sup>

<sup>13</sup> A. C. Michalos, "Developing a Canadian Index of Wellbeing," in P. K. Ip (e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Wellbeing of Nations – A Cross-Cultural Dialogue* (Jhongli: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2006), pp. KS-1, pp.1-23.



### （三）幸福指標與國家治理

不少的幸福指標的制定都有政策目標，用作紀錄或評估人民對政府在不同領域上施政的滿意程度，或用作政府在規劃未來政策的重要準則。以加拿大的幸福指標為例，其政策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以指標來客觀及完整地呈現人民生活品質的各個面向，以作為政府政策實施效果的評鑑準則，同時亦為政策的制定、規劃、檢討、修改或加強提供重要的參考數據。在社會層面上，將幸福指數作定期的公佈，可讓人民了解國家及自己的生活狀況，並以此認知來作出適當的行為。

## 七、結語

由於受到全球資本主義的影響，主導二十世紀的幸福觀念太偏重於物質滿足及產品消費，由此產生的行為及政策，將人類社會推向不能持續發展的困境。藉著今天的地球暖化、能源短缺等危機，人們逐漸感受到不平衡的經濟發展及過度物質主義的弊端，開始重新反思人類在這個發展困境下何去何從的問題，而這同時是探討什麼是人類美好生活、國民的幸福真正涵義的絕好時機。<sup>14</sup>

## 參考書目

- Argyle, M., 1999, 'Causes and Correlatives of Happiness', in D. Kahneman, E. Diener, and N. Schwarz, eds., *Well-Being: The Foundations of Hedonic Psycholog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p.353-371.
- Aristotle, 1999, *Nicomachean Ethics*, T. Irwin, second edition tran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 Co.

---

<sup>14</sup> 本文的部分資料取向「國家幸福的研究」研究計劃，此計劃由國立中央大學「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劃」資助。

- Booyesen, F., 2002, "An overview and evaluation of composite indices of development,"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59: 115-151.
- Cummins, R. A., 1996, "The domains of life satisfaction: an attempt to order chao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8: 303-328.
- Diener, E., 1995, "A value based index for measuring national quality of lif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6: 107-127.
- Diener, Ed. and Suh, E. M., 1999, "National Difference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D. Kahneman, E. Diener, and N. Schwarz (eds.), *Well-Being: The Foundations of Hedonic Psycholog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p.434-450.
- Hagerty, M. R., Cummins, R. A., Ferriss, A. L., Land, K., Michalos, A. C., Peterson, M., Sharpe, A., Sirgy, J. and Vogel, J., 2001, "Quality of life indexes for national policy: Review and agenda for research,"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55: 1-96.
- Ip, P. K., 2006a, "Workplace Well-being in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ties – Towards a Construct," in P. K. Ip (e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Wellbeing of Nations – A Cross-Cultural Dialogue*, Jhongli: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S3-1: 1-32.
- Ip, P. K. ed., 2006b,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Wellbeing of Nations – A Cross-Cultural Dialogue*, Jhongli: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 Ip, P. K., 2009a, "Well-being of Nations –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 91: 1-3.
- Ip, P. K., 2009b, "Developing a Concept of Workplace Well-being for Greater China," *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 91: 59-77.
- Ip, P. K., 2010, "Business Ethics and Well-being of Nations, Is there a Connec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95: 97-110.

- Ip, P. K., 2011, "Concepts of Chinese folk happiness," *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 104: 459-474.
- Kahneman, D., Diener, E. and Schwarz, N. eds., 1999, *Well-Being: The Foundations of Hedonic Psycholog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Michalos, A. C., 1980, *North American Social Report, Vol. 1: Foundations, Population and Health*, Reidel: Dordrecht.
- Michalos, A. C., 1991, *Global Report on Student Wellbeing, Vol. 1: Life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 Verlag: Springer.
- Michalos, A. C., 2006, "Developing a Canadian Index of Wellbeing," in P. K. Ip (e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Wellbeing of Nations – A Cross-Cultural Dialogue*, Jhongli: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pp. KS-1, pp.1-23.
- Osberg, L. and Sharpe, A., 2002a, "An Index of Economic Well-Being for Selected OECD Countries," *The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Series* 48, Number3, September 2002, pp.291-316.
- Osberg, L. and Sharpe, A., 2002b, "The Index of Economic Well-being' Indicators," *The Journal of Social Health* 1: 24-62.
- Osberg, L. and Sharpe, A., 2003, "Human Well-being and Economic Well-being: What Values Are Implicit in Current Indices," *CSLS Research Report*, Number 2003-04.
- Sharpe, A. and Arsenault, J.-F., 2006, *Living Standards Domain of the Canadian Index of Wellbeing*, Toronto: Atkinson Charitable Foundation.
- Schwarz, S. H., 1992, "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 in M. Zanna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5, Florida: Academic, Orlando.

Tsou, Meng-wen and Liu, Jin-tan, 2001, "Happiness and Domain Satisfac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 269-288.

Veenhoven, R., 1993, *Happiness in Nations: Subjective Appreciation of Life in 56*

*Nation 1946-1992*, Rotterdam: Erasmus University Press.

邢占軍，2002，〈中國城市居民幸福感量表的編制〉，《香港社會科學學報》23：151-189。

邢占軍，2004，〈城市居民的主觀幸福感影響因素〉，《新東方》11：19-24。

新華網，2005/12/31，〈民調顯示：2005 年中國公眾總體幸福感提高〉，UR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2/31/content\\_3993565.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2/31/content_3993565.htm)。(2007/08/20 瀏覽)

新華網，2006/07/27，〈幸福指數與和諧社會的關係研究〉，URL=[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6-07/27/content\\_4883569.htm](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6-07/27/content_4883569.htm)。(2007/08/20 瀏覽)

新華網，2006/09/21，〈國家統計納入幸福指數 各地方政府展開排名爭奪〉，URL=[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9/21/content\\_5118227.htm](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9/21/content_5118227.htm)。(2007/08/20 瀏覽)

葉保強，2007，〈「台灣民眾的幸福觀念及幸福感受」研究報告〉。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未出版)